

## 张謇读过《红楼梦》吗？

□曹炳生

《红楼梦》是部奇书，问世以来，大凡读书人都欲一睹为快。因此，到清末民初，《红楼梦》有多少版本、版次，已经无人能够统计。张謇先生自四岁“先君始教识《千字文》”始，至“（民国15年丙寅六月）十七日。临怀素《四十二章经》草书。读《左传》”止，在漫长的七十年读书生涯中，读经典、读禁书、读实学、读西书，可谓“问道七十载，读书无禁区”。那么，张謇先生有没有读过《红楼梦》呢？虽然用《红楼梦》《石头记》及曹雪芹等关键词检索上海辞书版《张謇全集》没有结果，却依然有一些史料表明，张謇是有可能读过《红楼梦》这部奇书的。

民国5年丙辰九月三十日，张謇至沪。“（十月）一日，阳十月廿七。在沪飧梅、王、姜、姚于西摩路十四号蒋孟蘋家。”“十一日。欲回未果，复招梅饮。十二日。有上海晤梅郎诗。[眉录：《上海晤梅郎》：吾衰霜雪半髯须，喜见梅郎颊稍腴。坐上清斟闻落叶，江南秋色与萼芙。闲情爱近初春气，说部频传绝代姝。有约听歌抛美睡，明朝万纸落江湖。]”同日，张謇又致函梅兰芳：

昨夜之剧，小友艺益精进，欢喜无量，但劳累吾小友，微不安耳。今夜有事当北渡，旬日后小友亦北归，此别又须经年。老夫无北行意，愿小友随阳月之雁，岁一南来，慰是饥渴，即大幸矣。临书不尽。

晚华小友

曹翁 十一月七日

另纸览之，以为何如？

《思凡》：音与节合，容与情称，绝无遗憾。数罗汉一段，尤能状迷惘之态，长进不少。

《葬花》：通体婀娜绰约，隐秀无伦。惟看西厢一段，黛玉接口说有趣一句，可去。黛玉口中，只可说文章好（即令宝玉重问有趣与否，黛玉也只说文章好，似合身份）。其黛玉心中以为有趣，只在微笑中露出，剧情似尤超妙。

奉卿昨夜《文昭关》，精神四溢，非常出力，可与妙香《风筝误》同工，皆可喜也。

这是张謇第一次观看梅兰芳演唱的改编自《红楼梦》的京剧《黛玉葬花》，第一次在信函中提及《红楼梦》中的两个主要人物：宝玉和黛玉。上引张謇对梅兰芳表演的《黛玉葬花》的这段修改意见，非泛泛之谈，较好地把握了黛玉的出身、年龄、修养和性格。我以为，如果没读过《红楼梦》，是提不出这么专业的意见的。

民国8年己未十一月九日，张謇“知浣华与朱、姜、姚、李俱来通。朱素云三十年旧识也。”“（民国9年己未十一月）十七日。有喜浣华至通、素云至通诗。”“二十二日。浣华与朱素云、姜妙香、姚玉芙至，晚以大餐饷于别业。二十三日。观浣华《葬花》、予倩《送酒》，可谓异曲同工。有《传奇小乐府》诗”。其中《葬花》一首如下：

惜春花冢事分明，直到焚诗意未宁。今惜惜春人自惜，低徊传与曲中听。

梅兰芳这次莅通演出是应张謇专门邀请而来，也是张謇第二次观看梅兰芳演唱的京剧《黛玉葬花》，并为此赋诗一首。上距第一次观看此剧已逾三载，以张謇对梅兰芳京剧表演艺术的关心、指导，对戏剧改革的重视、推动，其间张謇大概也会找部《红楼梦》原著作为参考吧。这首诗也不应仅仅视作是张謇对黛玉悲剧命运的深切同情，其中亦有自伤，因当时张謇晚年红颜知己沈寿已重病缠身矣。

同月二十五日，梅兰芳还在南通更俗剧场演出了同样取材于《红楼梦》的《晴雯撕扇》。因张謇该日未写日记，张謇有没有莅观该剧就不得而知了。

从上述史料来看，张謇在1916、1920年观看梅兰芳京剧演出期间是有可能阅读和重读《红楼梦》的。但张謇初读《红楼梦》的时间可能更早。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时任通州民立师范学校教习的王国维先生已经在运用西方哲学、美学理论比较系统、比较全面地研究《红楼梦》，开始撰写《红楼梦评论》这篇在《红楼梦》研究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论文。并在其间创作的诗词中有所透露。身为总理（校长）的张謇不可能不知道王国维研究《红楼梦》的信息，此时如果还未读过《红楼梦》，按照张謇的阅读趣味，也是会搜罗一部的吧？而张謇阅读《聊斋志异》等小说是在青年时期，有没有可能在那时就读过《红楼梦》呢？南通的红学家不少，是不是挖掘挖掘，这比论证“《红楼梦》是冒辟疆所作”要靠谱点。

270

绝大多数微博微信都是垃圾，这是当然的。实际上，绝大多数报刊文字也是垃圾，绝大多数论文、绝大多数图书也是垃圾。（区别在于，微博微信看过也就看过了，而论文图书可能看一眼的人都未必有呢。）

可是，这不也是自然的必然的吗？这是文化淘汰机制的需要——正如绝大多数精子，都像垃圾一样被抛弃的。那是生命淘汰机制的需要。

但垃圾并非无意义的存在。单个来看，垃圾只是垃圾，但整体来看，没有绝大多数垃圾形成的数量规模，极少数的精华是无法产生、无法脱颖而出的。

271

读坏书、读扯淡的书，其实犹胜于读平庸的书、无趣的书。

好书固然能增加我们的学问、启发我们的观念，但坏书也未尝不能刺激我们的思辨、触发我们的思路。光知道读好书，未必就算善读书了，读坏书而能有所得，是真能读书矣。

272

近代以来，中国固有文化处于西方文化的巨大压力之下。看表面，似有不少反西方的文化抵抗；但论实际，拿来反西方的，却仍是自西方拿来的。我们在政治上是反西方的（帝国主义），但藉以建立自身政治体系的，却

是来自西方的观念资源和政治技术（共产主义）。我们有反西方的哲学（新儒家），但藉以建构自身哲学体系的，却是来自西方的形而上学（从熊十力到牟宗三都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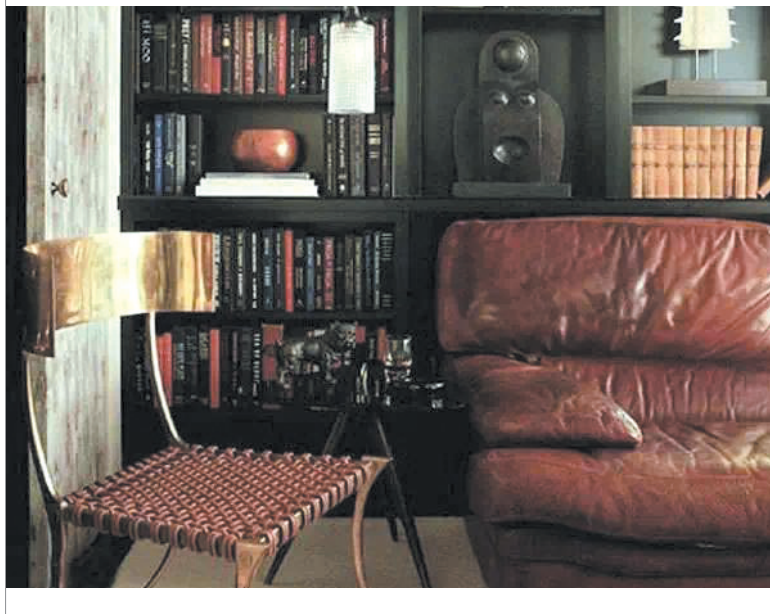
似乎只有三种文化样式，真正能抵抗西化的文化洪流：诗词、书法、国画。（其中书法更是西洋文化体系所无的形态，尤为国粹中的国粹。）这三种文化样式，都是无法西化的，因为一旦西化，诗词也就不成其为诗词，书法也就不成其为书法，国画也就不成其为国画了。所以它们即使灭绝，也仍然无法西化！

过去我在《现代学林点将录》里论启功说到：诗书画是中国传统高雅文化的象征。事实上还不如是。诗书画还是最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的象征。

## 反读书记（九十五）

□胡文辉

## 读书如此美丽系列之四二三



## 武汉书友四日记

□彭伟

年末岁初，武汉是人人心系、日日关注。我未曾履及武汉，却因淘书结识武汉的朋友。一位是黄山松君，专藏会计类文献与书刊。他任职于上海，昔日常和我一起文庙寻宝。山松未回老家武汉，选择坚守沪上，不出家门。他的家人在武汉，也一切安好。另一位是2018年才熟悉的吴珍珍女士。她一直在武汉从事旧书收购、销售工作。她前前后后售我一批武汉人旧藏的名人墨迹书籍，包括碧野、曹卓、张抗抗的签名书籍，以及柯灵先生的信札等。疫情暴发后，她一直遵纪守法、足不出户。我与她互通微信，将她几日的“战疫”生活素描如下。

1月23日，腊月二十九。我去微信问候吴珍珍。她说，2019年下半年自己身体不太好，在家休养，外面具体的疫情，不是十分清楚。只是听闻许多人急需口罩，但是药店来不及出售，已经断货。她的后续表达，颇为乐观。一则她经历过非典，有在家隔离的经验，不太担忧；二则自家“粮草”早已配齐，准备持久战。年前，吴珍珍打算将红安老家的老人接来武汉，一起欢度春节，于是提前买了许多食物。后来疫情形势不容乐观，老人与她，都原地不动，因此家中食物多出不少。至于面对新冠肺炎暂时没有疫苗和特效药的情况，她觉得自身的抵抗力、免疫力尤其重要。于是，吴珍珍决心在家好吃好喝好睡，休息好、心态好，增强免疫力。

1月24日，腊月三十。她看过新闻，抱怨有些人管不住自己的嘴，食用蝙蝠等野生动物，引来病毒，以致疫情暴发。

1月25日，大年初一。吴珍珍已经连续四五天，未曾跨出家门一步。通过观看新闻，她觉得武汉的疫情形势越发严峻了。不过她依然乐观地坚信，武汉一定能渡过难关，她也会安然无事。

2月5日，正月十二。在我的微信圈中，吴珍珍读完《逆行者手记》，知道有两位如皋籍女护士正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一线参与救护肺炎病患，心存感激。我十分担心她的“后勤保障”。因为“战疫”需求，武汉不同往日，部分车辆禁止出行，人民生活诸多不便。越是在危难中，党性、人性的魅力，就越发表露出来。社区党员尽心尽责，每日安排工作人员前往她居住的青山区碧苑花园进行公共消毒，每一条街、每一个楼梯、每一件公共设施，工作人员都一一喷洒水。小区里的邻居也乐于助人。有几户老家就在附近的农村，每日自发地用小货车运来新鲜的蔬菜，有包菜、菜薹、小白菜等。每斤4元，微信结算，便宜安全。车到楼下，买家分批自取。因为家中食物充足，吴珍珍至今不需向友善的邻居家买菜。她还传来中午餐桌上的照片：有红肉绿蔬等，大大小小五道菜，主食为番薯粥，可谓“粮草充足”、营养均衡。她最担心的是女儿的学业。女儿正在读高二，明年就要参加高考。学校善解人意，老师乐于配合，已经在网上给武汉学子授课。虽然不出家门，但是一切井然有序。

记完吴珍珍的“战疫”经历，看似平淡无奇，但此时此刻武汉群众的稳定生活，正是所有武汉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人生就像一本书，书中有喜有忧，也难免有至暗时刻，只要我们坚持不懈、众志成城，那黑暗的一页，将立即翻篇。有了像吴珍珍那样看似普通平凡的武汉大众，心中充满乐观与坚持，武汉疫情的心理拐点已然出现：不久的将来，她又能售我好书了。



## 新书快递

## 书情书

[德]布克哈德·施皮南著 琳娜·霍文图 强朝晖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新书、旧书、美丽的书、破损的书、正确的书、淘来的书、试读本、初版书、公共图书馆、私人藏书、旧书店、书架……“我想在这本书里讲一讲，假如有一天离开了纸质书，我的生活将失去些什么。”德国作家布克哈特·施皮南写给天下爱书人的一本小书，一阙献给书的恋歌。

## 见鬼：中国古代志怪小说阅读笔记

有鬼君著  
东方出版社

本书为有鬼君关于鬼文化的文章精选。作者读中国古代志怪小说，如做拼图游戏，将幽冥世界的不同元素，视作民族志的材料，整理、分类，拼接出一幅鬼世界的整体图景，并试图解读其背后更广阔的人文和历史脉络。作者考证精当，言必有据，语不妄发。全书分为四部分：鬼的日常、鬼的社会、鬼世界的政治、人鬼之间。

## 中国乃世界花园之母

[英]E.H. 威尔逊著 包志毅等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China, Mother of Gardens”，即“中国

乃世界花园之母”，是由英国著名植物学家、博物学家威尔逊于20世纪初首先提出的。威尔逊一生中曾多次造访中国，考察了中国西部地区的植被、风土人情等，并将原产中国的1000多种植物引种到西方。他不仅为欧美等西方国家发展园艺提供种源材料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将中国的植物、地理、社会生活以及民俗文化尽可能地介绍给了世界。他以自然学者与植物学家探索科学的一双慧眼观察中国，通过本书将享誉世界的“花园之母”桂冠实至名归地赋予了中国的。

## 威廉·夏伊勒的二十世纪之旅

[美] 威廉·夏伊勒  
中国青年出版社  
汪小英等译

夏伊勒出生于世纪之交的美国中西部小镇，为了逃离那里的保守氛围，夏伊勒来到欧洲，找到了一份报社的工作。夏伊勒在伦敦报道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在巴黎报道林德伯格的跨大西洋飞行，在日内瓦报道国际联盟的会议。作为记录者，夏伊勒见证了菲茨杰拉德夫妇、海明威、格特鲁德·斯泰因、伊莎朵拉·邓肯等人的生活片段，有时自己也置身其中。对于大洋彼岸的故事——芝加哥的地下之王、“猴子审判”、风靡全美的“肖托夸集会”、哈定时代的丑闻等等，夏伊勒也娓娓道来。一幅欧美大陆世纪初生的画卷徐徐展开。